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禮部志稿卷一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潘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二

禮部志稿　　職官類一官制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禮部志稿一百卷為明泰昌元年官修首列纂修姓氏自禮部尚書林堯俞至司務顧氏碞等四十人次列批委纂修自東閣大學士前禮部尚書孫如游至儀制司員外郎張光房等六人次列巡按直隸蘇松等

處御史據松江府知府揭薦生員俞汝楫纂禮部志書公移併禮部准聘赴書局批文則成書實出汝楫之手明史藝文志有俞汝楫禮儀志一百卷當即此書此曰禮部志稿蓋其草創初成尚未定名之本也卷首汝楫名後併列上海生員俞廷教名為薦舉公移所無殆入局以後續招協修故初揭不載歟其書首聖訓六卷為洪武至隆慶詔諭次建官

建署一卷次總職掌一卷次儀司職掌十六卷次祠司職掌十卷次客司職掌四卷次膳司職掌及司務職掌共二卷次歷官表四卷次奏疏五卷次列傳八卷次儀司事例二十一卷次祠司事例九卷次客司事例三卷次膳司事例一卷次總事例七卷前列凡例三則其溯初制一則稱研討典故要在尋流溯源其理條貫一則稱典故之編不急於薈萃

而急於貫通其慎稽考一則稱綱羅舊聞非獨挂漏是懼而攻正謬誤亦編摩第一義其言皆深得纂輯要領故其書敘述詳贍首尾該貫頗有可觀如釋菜薦舉諸詔為明實録所不載祈雪建宫諸訓為嘉靖祀典所未録王妃冠服百官常服及大宴樂章較明史禮樂志為詳貢舉起送之額誥勑表章之式較明會典為備經筵侍班員額拾明集禮之所

遺朝覲賞賚諸制補星槎勝覽西域行程之所闕雖案牘之文稍傷冗襍而取備掌故體例與著書稍殊固不能以是病之也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禮部志稿纂修姓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林堯俞

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溫體仁

儀制清吏司郎中周應期

員外郎盧洪珪

鄧良知

主事莫儼皐

孔榮宗

劉應賓

張時暘

張翼明

祠祭清吏司郎中周以謙

員外郎周鏘

主事張天麟

丘履嘉

李脩華

陳櫂

南居益

荆養喬

主客清吏司郎中虞德隆

員外郎鄭國昌

主事畢自肅

張弘禖

丁魁楚

纂修姓氏

李之茂

韓琳

李長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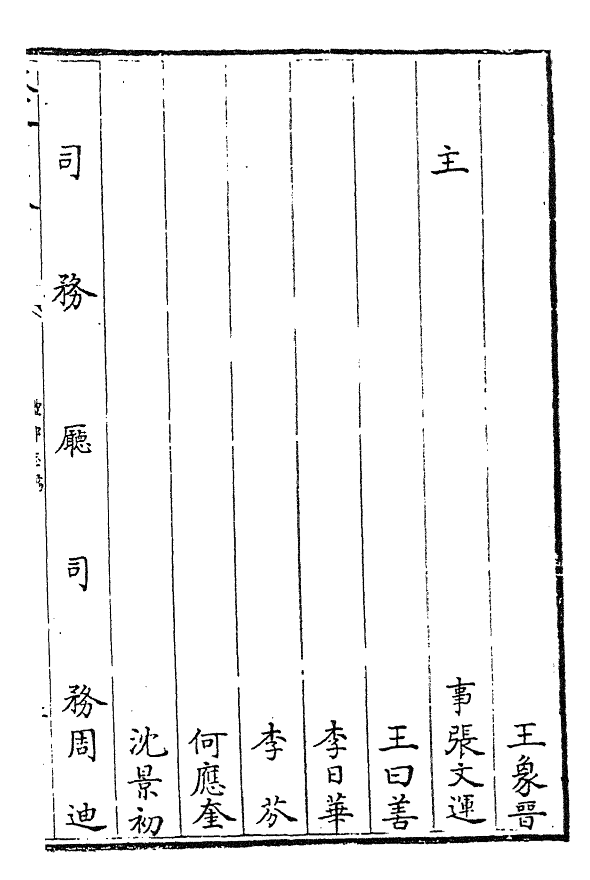
李其紀

孫際可

精膳清吏司郎中蕭應坤

董暹

員外郎張國柱



王象晉

主事張文運

王曰善

李日華

李芬

何應奎

沈景初

司務廳司務周迪

纂修姓氏

顧民碞

禮部志稿批委纂修

東閣大學士前禮部尚書孫如游

前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慎行

前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道登

協理府事禮部尚書前禮部右侍郎周 闕名

尚寶司少卿前儀制清吏司郎中須之彥

前儀制清吏司員外郎張光房

批委纂修

奉委輯錄直隸松江府儒學生員俞汝楫
直隸松江府上海縣儒學生員俞廷教

編輯人名

禮部委纂修公移

欽差提督學政巡按直隸蘇松等處監察御史毛為禮制綱維政教志秉闕繫憲章謹薦學行宿儒以備纂修取用事奉都察院東學字二十五號勘劄准禮部咨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起復原任松江府知府莊瓛慶揭稱竊聞本朝禮法大備咸統於寅清直亮之臣從來搜輯舊聞必需夫修行積學之士查得萬歷三十七年選司袁員外見吏部志缺擇委貢生宋啟明收羅散

帙博採羣編纂成志書三十册現奉堂批付梓永為一代章程而吏禮並稱鴻鉅纂修允資端方切見松江府學生員俞汝楫學術醇正操履髙貞屬以考古證今必能删蕪輯漏况典重郊廟大禮沿革皆當並稽而部設南北兩都彼此亦宜互証查本生萬歴甲寅南部聘修祠乗十卷雖未梓行而後先典故已備考鏡又查本生曾經修撰焦竑委纂名賢列傳預閱萬卷之瑯函常熟縣延修虞山志書亦具一方之紀事至於毋歿二十餘

年因遷葬而廬墓荒山泣聲同永夜猿啼家徒存四壁

勤課誦而糊口硯田苦節迸末流㒷好行砥頽波言無

枝葉職自初第司鐸雲間目擊當年之礪志距十載再

守舊遊更覘末路之有成聞見最真秉彜不昧今因服

闋赴部躬逢吏志告完而春曹載筆伊始心切憐才誼

難緘默等因具揭到部奉批本部未有志乘誠為缺典

第纂輯之任頗難其人今莊使君所薦雲間俞生文行

俱優正本部所願得以充纂輯者亟宜委任以成盛典

志成之日紀録酬勞尚圖優議等因送司奉此看得本部典禮寂稱繁鉅而紀載缺焉無稽歷朝掌故幾同藏壁之書四署文移半是存羊之朔挂漏未睹其全敝舛莫知其自志書一節不可謂非本部之缺典也今據原任松江府知府莊毓慶所舉松江府學生員俞汝楫行擬閱會才追班馬即其修輯志乘業已窺見一斑知其博古準今當必素嫺三禮倘假數月之暇得徼筆硯之靈勒成一書俾傳不朽豈直羽翼典禮真可鼔吹休明

當不止本部之拜賜也俟書成之日應比照南昌生員章潢事例舉用以酬其勞仍知會提學官先採訪其文行特為優議以示旌異并轉行府縣動支學租銀八兩以充聘資等因呈部看得本部志書得有博學朗識之士為之纂輯誠不朽盛事也即咨彼處學臺優獎并轉行府縣備禮銀捌兩充聘俟纂輯完日薦用酬勞擬合就行為此合資貴院煩為轉達直隸督學御史先將俞汝楫優獎仍轉行該府縣學照數動支學租銀兩送充

聘禮施行等因到院准此塡給巡按直隸東學二十五號勘合備劄到院依奉查照即便施行等因奉此看得松江府學生員俞汝楫孤吟寤下一經峻檗樓頭百尺力行古道夙負時名今令聞已達家邦即纂輯有光志乘爲此案仰本府即支學租銀八兩封給本生作爲該部聘禮再動前銀六兩併置匾一座上書鼓吹休明四字送至其家以示優奬之意仍將支用過銀數取田揭同抄案依准呈來須至案者泰昌元年十月三十日

纂志凡例

一遡初制

夫研討典故要在沿流遡源我朝一代之禮皆繇聖祖剏定即位之初甫闢乾坤而新日月亟孜孜三重隆儒引誼撰着禮書以昭示軌極致其時所最先成者曰大明集禮其書取周官吉凶軍賔嘉五禮為綱而加以冕服鹵簿儀仗律樂字學且多繪圖焉自後十餘年間則有曰國朝禮制曰稽古定制曰國朝制

作曰大禮要議曰皇明禮制曰禮儀定式曰大明禮制曰洪武禮制曰禮制集要曰禮制節文曰太常集禮曰孝慈録其不專於禮而禮政居多者曰皇明祖訓曰大誥曰大明令曰教民榜文曰諸司職掌典禮之盛徹今古通幽明極天地和上下優優大哉不可以加矣列聖纉承先後一揆即如世皇天德通達聖學淵深鋭意修明靡神不舉寧出祖制之矩矱哉故會典深得此義每類首列國初諸籍之文次乃後來

憲令本末燦然可睹已今兹之纂一遵其義例初制見行必窮其著令之始初制廢閣務識其沿革之繇將率循者與振舉者咸易考見焉此臣子以纂述為憲章之義也

一理條貫

夫典故之編不急於薈萃而急於貫通不急于廣博而急於提挈顧事摶沙意緒棼絲安所得其要領哉兹者擬門類則立綱以總之立目以疏之於目之中

又枝分縷析以悉之此為定局之大勢也擬名目則依彷職掌而不盡泥職掌有宜分而合者為別之有宜合而分者為一之有創立遺漏者為益之有先後失次者為序之又為布列之大凡也擬書法則朝廷所降曰詔曰令曰命臣所奏曰奏准曰奏定曰議准曰議覆皆以年月先後次第著之有創舉者曰謀事之始有舉而旋廢者曰今罷曰某年罷其儀注小有損益者隨文註之小同大異者隨代列之又為載筆

之大意也連篇累牘若三千三百本天淆地而提綱挈領則為輕為曲臚若列眉累世不能殫其學者一朝可以舉其槩矣

一慎稽攷

夫綱羅舊聞匪獨掛漏是懼而攷正謬誤亦編摩第一義也茲幸從詞林鉅公請累朝金櫃石室之副遂搜愽採膏晷為繼又節蒙當事名公示以本曹掌故諸牘稔得熟聞往事謂可藉手以報塞筆扎之役於

萬一願簡編浩穰案牘紛拏一事而衆册畢書不免彼此矛盾一編而事端兩見間亦先後牴牾蓋語有曰郢書燭舉筆端燭影則知掦管者之不難脱畧也又曰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則知傳録者之不難失真也彚録之際每賈勇從事凡有舛錯參互攷訂蓋不遺餘力矣其有無從是正者則存舊文以俟亦竊附於郭公夏五之遺意乎

禮部志稿卷一

明　俞汝楫　編

聖訓

太祖高皇帝敬天之訓

洪武元年正月上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

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鑑甚邇鬼神甚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二年三月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撰齋戒文上曰

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動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内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敬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為戒後三日為齋中祀齋戒五日前三日為戒後二日為齋既進覽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祐生民未嘗敢自徼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

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可太久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為令

五月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禮成上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朕嘗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祭祀時誠敬或有未至

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扵圜丘奉仁宗淳皇帝配位
禮成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既畢出御奉天門謂
羣臣曰祭祀在乎誠敬不在乎物之豐薄物之豐矣而
誠有未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則享之所謂東
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嘗聞以德受福未聞以物徼
福者也昔陳友諒服衮冕乘玉輅豐牲帛而行郊社之
禮彼恣行不道毒虐生靈積惡於己而欲徼福於天

可乎朕凡致祭其實為國為民非有私求之福茍誠意未至徒尚禮文而欲徼福於己豈不獲罪於天耶

洪武四年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成上謂羣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制將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威冀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羣臣咸頓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洪武二十年正月大祀天地於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先必恤民恤民者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必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也實為天下蒼生也

嚴祀宗廟之訓

甲辰四月中書省臣進京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上覽畢忽悲愴流涕曰吾昔遭世艱苦饑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祖宗之佑化家為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録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為常

洪武元年正月追尊四代考妣祭訖上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具依茍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洪武三十一年春享太廟畢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
桐梓謂太常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
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
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
邊報祖考神明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宜加
敬慎旦暮中使供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
務宜齋潔以安神靈
尊崇文廟之訓

洪武元年二月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粮增師生廩膳上諭禮部尚書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叙其功參於天地

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鄉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興學之訓

洪武二年四月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上諭之曰人有積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後學者使之成

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正為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使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洪武十一年十一月命禮部給賜國子生鈔北平陜西山西山東廣東廣西四川福建之人在監三年以上者人五錠二年人二錠俾製冬衣復命工部於國子監前造别室一區凡百餘間具灶釜牀榻以處諸生之有疾

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侍臣進曰陛下作興學校推心
惻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上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
來務學日久衣敝或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
使之得所然後可必其成材蓋天生人才皆為世用人
君育材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材者
也
洪武十四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上謂廷臣
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

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比年自喪亂以來五經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十一月上命禮部臣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

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益於學者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上諭之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為耕匠氏舍斤斧則無以為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為學朕嘗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者往往病無書讀向嘗頒與四書五經

其他子史諸書未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教太子諸王之訓

吳元年十月上遣世子標次子樉往臨濠謁陵墓因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賢君者汝知之乎高宗舊勞於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儉之政為商周令主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於宴安必生驕惰況汝

他日皆有國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洪武三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備其官

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甞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賛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厚風俗之訓

洪武四年六月上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羣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臣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故忠信興則俗

競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偽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卒以奢侈相高浮藻相誘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上曰教化必本諸禮義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於近效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之也凱頓首稱善

洪武二十年閏六月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尚齒所

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悌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禮部以朕命諭之

儀禮之訓

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省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之上因諭羣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明歆之如庶人陌錢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不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

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為尊醪
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禄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為國
為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是也
又上欲舉行耕藉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藉田千畆
所以供粢盛備饋饎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
無以勸朕莅祚以來悉修先王之典而藉田為先故首
欲舉而行之以為天下勸
洪武二年六月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

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朞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洪武三年八月上諭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僭侈

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隷往往修肆於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省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洪武五年三月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齊家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興變易典章民染其俗先王之禮幾

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洪武六年三月禮官上所定禮儀上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汚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

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式庶幾愜朕心也

九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上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參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

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洪武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禮成勅中書省臣曰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相承而法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為先祀之禮起於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暫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

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禮儀太煩乃以義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肹蠁答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祀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昭格而錫黔黎之福朕與卿等尚夙夜無怠以答神明之休佑焉

洪武十四年二月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上謂禮部臣曰鄉飲之禮所以序尊卑别貴賤先王舉以教民使之

隆愛敬識廉耻知禮讓也朕即位以來雖以舉行而鄉
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和年豐民間無事宜申舉
舊章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
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厚者次之以齒為序其
有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善
良之中如此則家識廉耻人知禮義而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所謂宴安而不亂和
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正謂

此也

洪武十七年六月上御奉天門謂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雖有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

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
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虛文也
又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
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
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
之歌詞淫以誇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
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
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淩犯

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敦教化之訓

洪武二年六月令民間立義塚上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於習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

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寛閒地為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葬之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上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邉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書詩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邉境之民不

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亦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讓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播州貴州宣慰使司并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上勑國子監官曰移風善俗禮為之本敷政導民教為之先故禮教明於朝

廷而後風化達於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來朝求入太學因其慕義特允其請耳爾等善為訓教俾有成就庶不負遠人慕學之心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有儒士初授知縣陛辭上問之曰試言蒞民之道何先對曰教化為先曰教化何施對曰獎勸之上曰治民固以教化為本而身又為教化之本長一邑則係一邑之望民率視己以為則己身不正民將何法雖多為獎勸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

教者訟爾其試之

耕籍之訓

洪武二年十二月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上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畆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今禮成與爾羣臣享胙於此豈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羣臣皆頓首謝

進膳之訓

洪武七年五月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言古禮凡大祀齋之日牢犢牛以為膳以助精神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濫可以凞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樂歌之訓

洪武七年九月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上以祭祀還宫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譔樂章以致敬慎監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其譔述毋有所避

祀元主之訓

洪武十一年六月遣使致祭故元幼主於沙漠上命禮

部臣曰曩者元運既終其末帝能知天命遁歸沙漠今聞其子阿裕錫哩達喇歿於彼可遣使弔祭禮部臣對曰道里遼遠使者難至況彼久離中華已變異俗非典禮所加上曰以天下為一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遠之有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未嘗不同敬其主則其臣悦況典禮所加其孰能違德舍禮哉於是自為文祭之

武臣禮度之訓

洪武二年正月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見

諸功臣進退有禮名前諭之曰朝廷之間以禮為主人之有禮如衣之有章朕聞元世祖命巴延阿珠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齎酒郊迎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巴延曰阿珠之功當先酌阿珠曰巴延之功當先酌相讓者久之衡嘆曰賢矣哉古有拔劍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今觀卿等雖出身行陣而進退周旋不失禮度朕為之喜卿等能始終如此何患後世無稱道之者

尚禮之訓

吳元年正月上諭左相國徐達等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我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又諭廷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

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循帖若踶嚙之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属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制禮立法非難遵守禮法為難人知遵守自無暴悍能守法則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强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禮法故耳方今所當急者此為先務不可後也

交神之訓

洪武元年上諭羣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

明費出已貉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紙瓣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為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為國為民祈禱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也

十月上命宰臣曰祀神之道貴乎潔誠若執事之人衣服垢弊何以交神明今圜丘之祀凡執事之官各賜以新衣仍飭其齋潔毋致褻慢

科試之訓

洪武四年正月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衆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三年一舉著為定例

勵士之訓

洪武五年正月上謂禮部臣曰近代以來舉人不中程式為有司所黜者多不省已自修以圖再進往往摭拾主司細故謗毀以逞私忿禮讓廉恥之風不立今後有

此者罪之

虔祀之訓

洪武五年五月命各司置齋戒牌上諭中書省臣曰齋戒古人所以致潔於鬼神也朕於祭祀每齋戒必盡其誠不敢少有怠忽尚慮諸司不能體此致齋之日褻慢弗謹雖幽有神鬼司察其罪不若預為戒飭使知所警其命諸司各置木牌刻文其上曰國有常憲神有鑒焉每遇祭祀則設之

洪武六年二月上諭太常司臣曰今後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朕親行中五壇禮餘壇魏鄭曹宋衛五國公及中山江夏江陰三侯分祀夫祭祀之道在誠敬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苟有一毫誠敬未至神必不格而牲醴庶品皆為虚文又焉用祭朕自即位以來於祀神之道不敢怠忽常加儆惕務致其誠爾太常職專祀事宜益加修謹以副朕事神之意

擇國學官之訓

洪武六年正月禮部奏增廣國子生上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育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盖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為世用雖繇其質美實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子弟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為能故卒無實用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雖衆茍無端人正士為之模範求其成材難矣

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之人卿等為朕詢採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為人師者以名聞

洪武十二年禮部尚書李叔正言州縣儒學訓導多以賢良等科薦至京師範缺員生徒廢業上曰學校人才所出朕方以未得明師為憂而有司又拔而舉之甚失教育人材之意其即禁之著為令

十一月禁有司不得差遣學官時松江府華亭縣儒學教諭曹宗儒屢為府縣差遣宗儒以為言上諭禮部臣

曰教官訓導所以作養生徒為國儲材爾者有司往往委以公務使不盡心教訓甚非所以崇儒重道之意其禁止之

洪武十三年上諭禮部臣曰學官所以造就人材模範後進非老成篤學之士莫宜居是其令各按察司精考儒學官不通經學者送吏部别用其有通經術能文章滯於下僚者悉以名聞

洪武十七年正月上諭禮部臣曰天下府州縣學官總

理學士其訓導專教生徒毋令同署公文以妨講授爾禮部其移文天下學校永為遵守

洪武十八年四月引奏下第舉人俱授教官上諭曰教學之方非求速成辟之為層臺者必基於簣土行千里者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其勤力循序漸進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於此而即求於彼非但學者無益爾亦徒勞矣且爾等年方壯盛雖職在教人尤當自修其道須常謙抑不可自滿即如工人習技常見已不若

人則所習益高汝其勉之

洪武二十四年上謂禮部臣曰教官訓導教育賢才非有司劇任可比今後遇有除授皆賜之衣服使知所重也

洪武三十年申明學規上諭禮部臣曰太學育才之地朝廷厚廩祿廣學舍延致師儒以教諸生期於有成為國家用近者師道不立學規廢弛諸生惰業至有不通文理不精書算不諳吏事甚者抗拒師長違越禮法甚

非育材養賢之道也向者已令條陳學規俾師生遵守爾等宜申明之

求賢之訓

洪武七年上諭中書省臣曰朕從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使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為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選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别令

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徳為本而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方而士習歸於務本

禮言之訓

洪武七年上諭禮臣曰朝廷禮法之所自出天下之所瞻視凡文武官於朝班奏對之際言辭當詳雅切實勿為浮溢之語若事莅臨下須有恵有威使人畏服切戒忿恚及惡言加人先聖云非禮勿言禮云君子惡言不出於口卿等為禮官當致謹於此庶無忝於爾職也

表箋之訓

洪武七年詔禁四六文辭先是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奏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録二表頒為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

朕嘗以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為浮文所蔽其自今

凡告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宜播告

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達民情之訓

洪武十一年上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

以達民情前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

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達尋至大亂深可為戒

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於外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釋菜之訓

洪武十五年上謂禮部尚書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為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

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

祀帝王之訓

洪武九年十一月上諭禮官曰歷代帝王廟皆祀開基創業之君周文王雖基周命然終守臣節唐高祖雖有天下然皆太宗之力可勿設二主止於陵廟致祭庶於公論為宜其定祭儀來歲朕將親祀焉

優恤之訓

洪武十六年五月上謂禮部臣曰諸蠻夷酋長來朝涉履山海動經數萬里彼既慕義來歸則賞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懷柔之意

弔卹之訓

洪武十七年上諭禮部臣曰近者海運軍士溺死者幾二百人朕聞之愴然於懷夫死生固有定數然骨肉分離遂至永隔子之思父妻之念夫父母之憶子悲痛之情何堪爾禮部即下所司令各厚卹其家

洪武十八年上謂禮部郎中金雍曰養生送死人子之至情今内外文武羣臣有親歿官所路遠不能歸葬者令有司以舟車資送還鄉著為令

上諭禮部臣曰從征雲南軍士回者已加賞賚其戍守者須按例給之死者宜厚䘏其家病故戰歿者宜有差等蓋朝廷爵賞所以示勸懲必出至公乃可厭服人心苟施之弗當則人心懈怠誰肯勉力事公卿等其慎之

馭寃之訓

洪武十八年正月上諭禮部臣曰覆載之間藩邦小國多矣有能知天命守分限不恃險阻修理事上以保生民未有不綿其國祚若施譎詐肆侮慢未有不搆兵禍以殃其民高麗王王顓自朕即位以來稱臣入貢朕嘗推誠待之大要欲使三韓之人舉得其安豈意王顓被弒而殞其臣欲掩已惡來請約束朕數不允聽彼自為聲教而其請不已是以索其歲貢然中國豈倚此為富不過以試其誠偽耳今既聽命其心已見宜再與之約

削其歲貢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至二十一年正旦乃貢汝宜以此意諭之

卻賀之訓

洪武十八年夏四月五色雲見乙未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上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當有元凱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嘉定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

懼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慎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為戒

薦舉之訓

洪武十八年詔舉孝廉之士上諭禮部臣曰朕向者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士至者多非其人甚孤所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愷悌廉者潔己清修如此則能愛人守法可以從政矣其令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正官與耆民以禮遣送京師非其人勿濫

讀法之訓

洪武二十年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朕製大誥三編頒示天下俾為官者知所監戒百姓有所持循若能遵守不至為非其令民間子弟於農隙之時講讀之

歲貢之訓

洪武二十年詔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

下未常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聽復其身家今定歲貢之例必資性淳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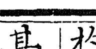
朝貢之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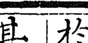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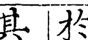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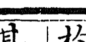
洪武二十三年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安南遠居海濵率先効順方物之貢歲以為常朕念彼知向慕中華服我聲教豈在數貢故嘗以海外諸國歲一貢獻轉運

之煩實勞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復入貢爾禮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也

會議之訓

洪武二十四年上御華蓋殿謂六部臣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揆之於理則自無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為同毋矯訐以為異允執厥中以副朕

所託

清異教之訓

洪武二十四年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勑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去鬚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絶嗜欲潔身以為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名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

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汚
教敗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
但存其寛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於外與
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
佛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齋醮亦不許
拜奏青詞為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
降科儀毋妄立條單多索民財及民有傚瑜珈教稱為
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録者皆治以重罪

勲戚之訓

洪武二十六年命禮部申嚴公侯制度僭侈之禁勅曰歴代聖君賢臣必謹禮節循法度者所以畏神明也盖知畏神明則知守禮法一或不謹則鬼神鑒之將假手於人而禍患作矣朕自即位之初稽古定制凡爵禄禮儀等殺皆著為令俾勲臣之家世守之朕觀前代之受封皆為虚號其於禄食止給繒布我朝賜以膏腴土田所以待有功者不為不至尚有不知分限以速罪戾者

已命翰林歴攷漢唐宋故事輯為稽制録頒之勲臣使有所遵守爾禮部其申明之仍将公侯食禄及服舍器用等殺著為定式不惟止僭亦保全勲舊之道也

申禁之訓

洪武二十六年上謂禮部臣曰先王之治天下彝倫為本有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乃天地之大經人倫之大本是以古今致治之道莫先於叙以彝倫也朕膺天命君主華夷復先王之教以叙彝倫

使各得其敘既定於律又著之大誥以明示天下比聞民間尚有頑不率教者仍蹈襲故俗甚乖政體宜申禁之違者論如律

遠邊學校之訓

洪武二十六年户部知印張永清言雲南四川諸處邊境之地民皆囉咆朝廷與以世襲土官於三綱五常之道懵焉莫知宜設學校以教其子弟上然之諭禮部曰邊境土官皆世襲其職鮮知禮義治之則激縱之則玩

不預教之何由能化旁雲南四川邉境土官皆設儒學選其子弟孫姪之俊秀者以教之使其知君臣父子之義而無悖理爭鬬之事亦安邉之道也

禮樂之訓

洪武二十六年上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葢德盛者禮樂明備否德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於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此本

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凉薄故也侍臣曰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咸蒙至化所謂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真有竒效矣而聖德謙冲不有此其跨越於前代也

垂法之訓

洪武二十八年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勑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

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狥權利作聰明者上不能察而信之任之變更祖法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刋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致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為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

勞心焦思定立法制革前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為遵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制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飭夷之訓

洪武二十八年朝鮮國王李旦遣使臣柳珣等奉表貢方物進賀明年正旦上見其辭不遜謂禮部臣曰以小事大禮當修辭前者朝鮮王李旦數生釁端已嘗詰問

彼謝罪之使方歸而侮慢之詞又至朕非不能伐之古人有言不勤兵於遠所以不即興師者以此今留其使者可移咨李旦令撰文者至方歸之俾知生釁之由珣言表文是其國門下評理鄭道傳所撰遂命遣道傳未幾釋珣還

二十九年朝鮮國王李旦遣其臣知門下府事鄭總來請印誥上弗許謂禮部尚書門克新曰古昔帝王列聖相承建邦錫土撫安華夏其四夷外蕃風殊俗異各有

酋長自治其民初不以中國之法令治之此內外遠近之别也今朝鮮僻在東隅遠隔山海朕嘗勑其禮從本俗使自為聲教來則受之去亦弗追今來請印誥實非誠心固難與之爾禮部其咨李旦使知朕意

安南以其前王陳叔明卒遣其臣來告哀上以叔明簒弑得國諭禮部臣曰安南自陳叔明逼逐其王陳日熞使不得其死因簒其位廢置相仍未嘗來告叔明懷奸挾詐殘滅其王自圖富貴不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

之死若遣使弔慰是撫亂臣而與賊子也異日四夷聞之豈不效尤狂謀踵發亦非中國懷撫外夷之道爾禮部咨其國知之

省灾之訓

洪武五年上御齋室謂省臣曰朕前數日心中勿寧夜不安寢若有所儆者忽聞中都城隍萬歲山雨雹甚大其在是乎據占書氷雹乃兵象宜遣人戒飭守禦官嚴加防護以備不虞省臺臣因奏各州縣氷雹傷禾稼鳥

獸亦有死者上曰漢宣帝及石勒時亦有雨雹損禾稼斃飛鳥事人君能恐懼修德則天災可彌朕於此敢不謹乎

三月戊子上諭禮部臣曰順天府直隷府州縣山東饑荒特甚朕憫赤子餓殍流離不遑寢食其被災地方派納光禄寺一應供用之物宜悉量為減省以甦民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今凡可以卹吾民者其悉以

聞

禮教之訓

洪武五年詔天下曰朕惟三皇立極導民以時庖廚稼穡衣服始制民居舍馬五帝之教以仁信不過遵三皇之良規未備之宜當時之君示其所以天下從之自周至漢唐宋亦因時損益國乃昌民以安朕蒙皇天后土之恩命統天下祖宗之靈百神護佑得正帝位已五年於茲朕布衣失習經書況摧强撫順二十有一年常無寧居紀綱粗立古道未臻民不見化市鄉閭里尚循元

俗天下大定禮義風俗可不正乎茲有所示諭爾臣民曩者兵亂人民流散因而為人奴隷者即日放還士庶之家毋收養閹竪其功臣不在此例古者隣保相助患難相救今州縣城市鄉村或有凍餒不能以自存者令里中富室假貸錢法以資養之工商農業皆聽其故俟有餘贍然後償還孤寡殘疾不能生理者官為養贍毋失其所其有疾未愈願占籍為民者聽鄉黨論從古所尚凡平居相見揖拜之禮幼者先施歲時燕會坐次之

列長者居上佃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者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則以親屬之禮所以明長幼厚風俗今廢缺已久宜令中書議定儀式頒布遵守又婚姻古之所重近代以來狃於習俗專論聘財有違典禮又喪事以哀為本而葬祭之禮稱家有無今富者奢侈貧者假貸務崇炫燿又有惑於陰陽停柩經年以至暴露宜令中書集定議以頒示天下四方既定流民各歸田里其間有丁少田多者不許仍前占據他人之業若有

丁衆田少者許於附近荒田内官為驗其丁力給與耕種又中國衣冠壊於元俗已甞考定品官命婦冠服及士庶人衣巾婦女服飾行之中外惟民間婦女首飾衣服尚循舊習令中書頒示定制務復古典僧道之教以清淨為本往往齋薦之際男女溷襍飲酒食肉自恣已令有司嚴加禁約福建兩廣等處豪强之家多以他人子閹割役使名曰火者今後有犯者以閹罪抵之没官為奴於戲用夏變夷風俗之所由厚哀窮賑乏仁政之

所當施因時制宜與民更化期臻禮義之風永底隆平之治咨爾臣庶體予至懷

受貢之訓

洪武七年詔中書禮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蕃邦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蕃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欲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

哇浡尼三佛齊暹羅斛真臘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頻勞費太甚朕不欲也令遵古典而行不必頻煩其移文使諸國知之

賞將士之訓

洪武十七年賞征南校先是詔禮部曰賞賜國之重事所以報賢勞而勵士氣權度毫髮一失輕重則上為失禮下無所勸朕有天下十有五年雲南越在萬里負固不服故命大將帥師討之諸將士冒瘴癘踰險阻霧雨

薄肌體沾汗濡甲冑而能効忠宣力搴旗斬將登城拔壘使天誅無留良善附順甚者身委矢石為國効命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爾禮部其核實定議行之至是議上上以為賞薄曰將士甚勞若此非所以報有功也其重賞之

上又諭禮部臣曰曩者發兵征雲南朕憫其勞苦出師臨陣皆有賞賚比者將士還京論功行賞士卒已令五軍十衛驗名給之近聞有賞不及格者或所司有欺蔽

者致使竊議於外爾禮部即榜諭諸軍或受賞不及格與有勞而不及賞者皆許陳訴驗實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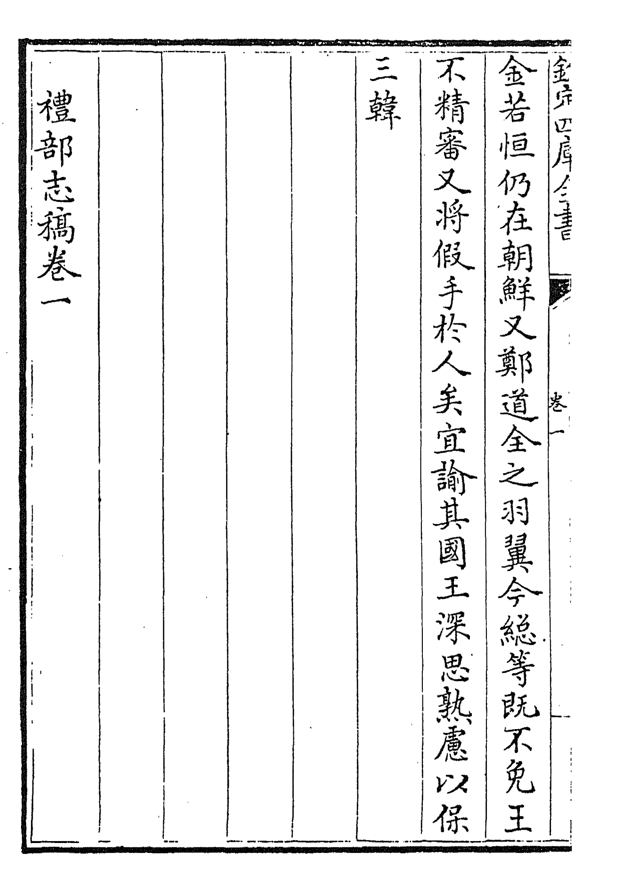
賜第之訓

洪武二十年上諭禮部臣曰諸功臣於京師既有第宅而鄉里尚仍故居若既老而歸於禮不稱其各賜鈔俾還置第以居樂其髙年傳之子孫亦優待功臣之禮

保夷之訓

洪武三十年朝鮮國王李旦以柳珣等蒙恩放還遣其

判三司事偰長壽密直副使辛有賢等貢鞍馬及金銀器布人參等物至京師謝恩上諭禮部臣曰朝鮮密邇東陲比之他國最為切近前者王氏怠政而亡李氏繼興數生邊釁與語再三終不能止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弗用朝鮮本新造之國而所用之人皆非賢智之士此恐非三韓之福也昔子産於鄭凡為辭命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必更數人手所以鄭國稱治如鄭道傳等迺小人之尤者在王左右豈能助其為善茍使鄭總盧仁度



金若恒仍在朝鮮又鄭道全之羽翼今總等既不免王不精審又將假手於人矣宜諭其國王深思熟慮以保三韓

禮部志稿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二

明 俞汝楫 編

聖諭

成祖文皇帝敬天之訓

永樂元年七月朔大祀天地預告太祖高皇帝配神告畢諭禮官曰祭天嚴父國家第一事必以恭敬為本固當自朕始然陪祀與執事之臣皆當同朕此敬庶幾感

格之道爾等職典祀事尤宜夙夜惟清以率於衆

十一月朔南郊上南郊省牲還御奉天門進公卿大臣諭之曰祭祀莫大於郊古者犧牲粢盛不備不潔不敢祭而帝牛滌三月其敬如此明日以始卿等繼朕省牲便應秉對越之誠不可怠忽自古天子之祭皆公卿助相國家生民受福卿等亦預享之不可不謹

永樂四年正月上御武英殿覽存心録顧翰林侍臣曰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圜丘暴風未成

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蓋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旦朝賀宴會上請上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朕既乖於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

孰甚焉爾文武羣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爕陰陽消弭灾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百官節鈔仍如例給之

孝先之訓

永樂元年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於各佛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後宜依宋制於天禧等五寺朝天宫令僧道誦經三晝夜上曰予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為人君者奉天命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

深體天心恪循成憲為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抑末矣

修省之訓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書諭世子曰比北京山西地震坤道貴靜占法地震主兵數動人不寧上天示戒不可不謹宜撫綏軍士嚴固城池洞察人情不可怠忽又御奉天門顧侍臣曰比北京山西地震天變垂戒朕用惕然

爾等試言其故侍臣對曰地震應兵戈土木之事上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方夙夜圖蘇息之豈肯適一巳之情興土木之工重困民力如樓居可以避暑則午門端門皆可居也何必復建高臺廣榭今後宫卑隘不足容尚不敢增修慮勞民力土木之事至今不為若兵戈但當勑邉將嚴守備戒不虞而已

永樂二年十一月上以京師地震召文武羣臣諭曰隆古聖王之世山川鬼神莫不寧皆由君德修於上臣職

修於下感應之機不誣後世君臣不能如古故灾異數見今地震京師固由朕之不德然卿等亦宜戒謹修職以共回天意軍民有不便之事當速改之

永樂八年十月夜月犯太微垣右執法上諭三法司官曰昨夜太陰犯執法甚急爾等典刑罰宜加謹慎無罪不可枉有罪不可縱須得中道毋纖毫輕重

永樂四年六月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等言此聖德所感召請明日率百官表賀上曰正

朕恐懼修省之際何可賀對曰宋盛時有行之者矣上曰於此一方陰雲不見天下至大他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為災以此言之可賀乎乃止

永樂十九年四月勅諭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祗紹鴻圖爰倣古制肇建兩京乃永樂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奉天等三殿災朕心惶懼莫知所措意者於敬天事神之禮有所怠歟或祖宗有庻而政務有乖歟或小人在

位賢人隱遁而善惡不分歟或刑獄寃濫害及無辜而曲直不分歟或讒慝交作諂諛並進而忠言不入歟或横征暴斂剥削掊尅而殃及田里歟或賞罰不當蠹財妄費而國用無經歟或租税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或軍旅未息征調無方而餽餉空乏歟或工作過度征需頻繁而民力凋弊歟或奸人附勢羣吏弄法抑有司闒茸罷愞貪殘恣縱而致是歟下厲於民上違於天朕之寘昧未究所由爾文武羣臣受朕委任休戚是

同朕所行果有不當宜條陳無隱庶圖悛改以回天意

永樂二十年正月朔日食上諭禮部臣曰日食天變之大者況在正旦永念厥咎惕焉於心卿等宜各修厥職以匡輔不逮

遵制之訓

永樂元年二月上謂禮部臣曰昔我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紀禮樂制度咸有成規建文中率皆更改使臣民無所遵守朕即位以來首詔諸司必遵舊制尚恐奉行不

逮爾禮部其申明之

丁未上諭禮部臣曰太祖高皇帝親製大誥三編使人知趨吉避凶之道頒行歲久慮民間因循廢弛爾宜申明仍令天下誦讀鄉飲則講解如舊

宗室之訓

永樂元年四月賜晉王濟熺書曰皇考之世參酌古典詳定禮部儀車服器用各有等級比有言駙馬胡觀所乘椶輿其制度僭越與諸王無異詰其從來云爾與之

夫諸王所用其制下天子一等君王之分可僭其漸既長何事不可僭矣槃纓小物孔子惜之爾繼今宜慎重不可率易

永樂三年十月賜周王橚等皇明祖訓且諭之曰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之可以永安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本同祖宗所出但能皆以祖宗之心為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宗室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

自保全者如周三監漢七國此皆是不能以祖宗之心為心朕與諸弟勉之

永樂三年五月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為過失日多思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賜書周楚齊蜀等王曰易曰履霜堅冰至孔子釋之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故凡事慮於未萌則有益論於已然則無及我皇考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為子孫帝王萬世之計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篤於親親藩國重於守

法朝廷之紀綱明正親藩不齟齬於其間藩國之禮節不踰朝廷不苛責於其上恩不至於掩義義不至於傷恩宗社永有磐石之安親藩同享無疆之福此皇考立法之意亦吾繼述之意而諸弟姪之意亦皆然也吾嘗思之朝廷不能篤親親之道是不孝於祖宗不友於兄弟不慈於子姪棄仁背義咎孰大焉昔建文嘗蹈此失矣吾即位以來恒切戒此閒居獨處教詔子孫亦惟在骨肉手足之恩不可為非禮苛責之事言出乎口心通

乎天地鬼神葢吾躬嘗奉藩豈其不能身體其事哉夫

為藩國者亦當體朝廷之心而亮其誠天下之事至繁

一人之精力有限智識豈能悉周區畫豈能悉當若吾

於兄弟子侄行有未至亦宜以情恕之比代寧秦晉永

興高平平陽諸王不亮吾心稍不順意内懷怏怏或聽

小人教誘為非甚者形諸怨謗魘鎮所為不知不仁固

少年寡學之過吾恐傷同氣已皆容忍不問然此特私

恩耳為君之道必正公義而後有以服天下況法度者

皇考之法度吾嗣位而不能守之又何以服天下之心故雖不可虧親親之私恩亦不敢廢天下之公義夙夜思之事有兩難欲直言其故使之圖改則恐傷恩欲隱忍不言將來積過愈深理不得容是陷之於罪也至此非惟吾心不能自安天下之人亦謂吾徒能愛之而不能教之養成其過故皆直言以戒之矣雖未能必其不逆於心若有諒吾之意信而從之他日德成名立享其安樂與國家同久豈不兩盡其美哉兹特遣書陳布悃

款繼今之後吾惟常念親親之恩勿替諸弟侄亦惟常念皇考之法具在各盡其道共保富貴豈有涯哉吾之所言天地鬼神鑒臨在上惟宗國諸王亮之亮之

永樂三年七月賜書周王橚曰比各府縣録周府長史司榜文來奏夫朝廷與王府體不同長史專理王府事豈得遍行號令於封外與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國有一國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卑不踰尊古之制也今賢弟居國如諸子擅行號令於國中其亦可乎若奸

人造此離間骨肉即具實以聞當究治之如實賢弟所
命則速遣人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譏
議

永樂八年十月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
上聞之賜書曰禮支子不祭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
王太祖高皇帝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過
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
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永樂九年二月勑戒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違顔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王惰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賫符赴王國王不出迎但令内監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此皆王不學之過不學何由達禮致王於此者皆長史紀善典

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永樂十年二月勑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賛儀曰監察御
史言爾交通衛卒以錢貸民多取利息至繫人妻孥逼
脅鬻居以償所負古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
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國家舊制四品以上
官不得與民爭利汝宗室之親乃恣肆如此果爾所為
則赴京面陳若左右小人假爾名為之即械送京師
永樂元年十月勑晉府長史龍鐔等曰朝廷封建親藩

而選賢命材為之輔導冀以賛成徳善不至於有過也古之為人臣者無外交今王府擅與西番往來又私以車遞送王年少寡學而不知古長史儒者謂不知古乎廷臣皆欲寘汝於法朕恐傷親親之意姑宥不問今後慎無復爾戒之戒之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勑戒永和王濟烺曰凡朝廷儀物制度等差截然不可違越比爾擅造印章僭用龜紐龜紐惟親王之寶用之爾擅為之越禮分矣以爾年少及

念爾父同氣之故姑宥不問自今宜謹遵禮法毋蹈前過

戒外戚之訓

永樂二年四月春坊官劾奏中軍都督僉事李諒於文華殿早朝百官班退之後諒獨進啓事有違禮法請治諒罪上命姑宥之勑諭諒曰朝廷之法公於天下不以親疎有間朝儀凡百官謁東宫偕進偕退不許獨留私見乃謹始防微之道今行之初爾首犯之帝王行法先

於貴近朕念親親之故曲宥不問其戒之慎之非分之
恩不可再得爾其欽哉

永樂四年八月賜趙王高燧曰比聞都指揮款台乘馬過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之門容怒其不下箠楚幾死款台靖難功臣豈當非禮陵辱爾非不知亦不以聞自洪武以來往來駙馬之門何嘗有下馬之令晉王敦為駙馬縱恣暴橫卒以悖逆滅亡覆轍在前可再蹈乎此書覩畢仍以示容其受使令辱款台之人械送京師

巡狩望祭之訓

永樂七年正月上謂禮部臣曰朕今巡狩蓋古人省方觀民之意服食之物皆備以行都無取於民尚慮有司不體朕心妄有科擾使民未見德而先受害者必不宥之其遣使先諭道途所經及北京所屬郡縣朕至日止令正官一員朝見毋騷擾百姓

永樂七年三月朔車駕巡狩北京駐蹕東平州望祭泰山畢顧侍臣曰昔舜巡狩至泰山舉祀禮覲諸侯一正

朔考制度而已盖欲使天下同風後來秦皇漢武皆生侈心登封泰山建立功德以誇示後世終不免後世之非議我太祖皇帝一天下立法制五六十年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朕謹遵成憲此行亦惟欲親巡撫使軍民各得其所耳侍臣頓首曰陛下守太祖之法而以堯舜為心天下蒼生實受其福彼秦皇漢武何足道哉

科試之訓

永樂二年二月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数上問洪武中

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餘人少者三百人上曰朕初即位取士姑準其多者後不為例又曰學者成材亦難當取其大畧其細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語疵而不害理亦可備數然科舉是國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濫且文體毋尚虛浮惟取樸實永樂十年二月命禮部尚書呂震諭考試官楊士竒金幼孜曰數科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無過百人其務精擇收散木累百不若得良材一株也

學校之訓

永樂二年二月禮部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年考不中式者例當充吏上曰人心志舒泰則能學四體不勞則能學衣食溫飽則能學責人之功當量其力論人之罪當明其情北方近三四年間兵戈擾攘諸生舍俎豆而事軍旅飛芻輓粟之勞奔走流離之苦豈暇於學今考不中者可發回原學補其廢學年數以俟再試不中如例處之

永樂三年八月上諭禮部臣曰學校育才以資任用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選用師範教育俊秀嚴立教法豐廩餼徭期待甚至建文以來學校廢弛所司又不督勵虛糜廩祿爾禮部宜申明舊規俾師教無闕士學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材之用

永樂四年四月禮部言廣西歲貢生員考不中式者二人於法學官罰俸一年提學官當杖上曰遠方之人漸化者淺教道未行不可槩論夫立法雖有定論行法當

量人情有定論則民知所守量人情則民用不宽姑宥之生員遣歸進學再貢不中式一論如法

永樂十年三月雲南布政司左參議呂名善言武定尋甸廣西三府居民繁庶請設學校從之上謂禮部臣曰學校風化所繫人性之善蠻夷與中國無異在上之人作興之耳

永樂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並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

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閲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育才之訓

永樂二年六月上命禮部臣曰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盖慮一時匆猝或本有學問而為文之際記憶偶差遂至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閲之官神情

昏倦失於詳審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再試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以奏上召見皆賜官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一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於學已有根本但更百尺竿頭進步耳後科第一甲人有不在爾曹乎其往勉之

永樂三年正月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縉

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等二十八人入見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

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禄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

奉先之訓

永樂五年五月上問侍臣曰聞近俗之獘嚴於事佛而簡於事親其失果有之乎對曰間有之上嘆曰此蓋教化不明之故朕於奉先殿旦夕祗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於奉先之禮

簡畧者蓋溺於禍福之説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當自朕始耳

祀功臣之訓

永樂元年十月享太廟畢遣官祭功臣於雞鳴山廟先是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太廟配享但於本廟祭之上曰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臣既自有廟俟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於義可也著為令

崇儒之訓

永樂四年三月上幸太學勑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臨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禮樂衣冠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崇

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禮部尚書鄭賜言宋世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講書之訓

永樂四年四月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

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禮制之訓

永樂元年十月勅禮部臣曰太祖高皇帝臨御命所司歷考禮樂制度參酌古今上自朝廷下及臣民冠昏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皆有等差著為定式頒布中外

行之久矣朕慮今有司因循苟且奉行弗謹致有非分違法干犯刑憲非朕所以愛民之道爾禮部其以洪武中所定一切制度圖示中外俾人知遵守庶幾享太平之福

永樂七年四月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朝廷立法五十餘年服式器皿皆有定制比來臣民數有以越禮僭分罹刑憲者此教諭未至也即以舊定官民冠帶器皿制度繪為書冊頒示中外及諸色工匠俾知遵守

知民情之訓

永樂十一年四月上謂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朕欲周知民之休戚嘗命凡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為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饑寒甚至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如今後所言有切民情可裨治理者宜旌賞之以明懲勸

取言之訓

永樂元年甘州中衛左所軍張真言事上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皆樂取人言以為治朕即位首下詔求言而言者無幾此戍卒能上言雖皆不可采然為國之意則善宜加賚之其賜衣一襲鈔一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卿等亦毋嘿嘿守位而已

豐年之訓

永樂四年六月南陽府獻瑞麥有兩岐至五岐者上語

禮部臣曰比郡縣屢奏祥瑞獨此為豐年之兆若年穀豐登民足衣食老少無凍餒之患皆天地祖宗之賜矣命薦之宗廟

節假之訓

永樂七年正月元宵節近上諭禮部臣曰我太祖高皇帝君天下四十餘年法度明備恪遵成憲今四方無虞兆民康阜思與臣民同樂太平自正月十一日為始其賜元宵節假十日百官朝叅不奏事急務具本封進處

分聽軍民張燈飲酒為樂五城兵馬弛夜禁著為令

清釋道之訓

永樂五年直隷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為僧赴京冒度請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上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又嘆曰朕遵承舊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肆如此何況後來此不可宥此輩皆民蝗螣不可蓄育　又直隷薊州府嘉定縣

僧會司奏縣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以民之願為僧者令披剃給度牒不聽上諭禮部臣曰國家之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租賦以供國用僧坐食於民何補國家度民為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

永樂十五年五月上謂禮部臣曰佛道二教本以清淨利益羣生今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動輒較厚利又無誠心甚至飲酒食肉遊蕩荒淫略無顧忌又有一種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處

無别敗壞風化洪武中僧道不務祖風及俗人行瑜珈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即揭申明違者殺不赦永樂十六年十月上以天下僧道不通經典而私簪剃者多命禮部定通制榜示天下令後願為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鄰里保勘無礙然後得投寺觀從師授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然後赴僧録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

罷為民若童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皆不許出家有亡命避罪出家者併寺觀住持罪之

青敕之訓

永樂四年西域貢佛舍利禮部尚書鄭賜請因是寘釋罪因上曰帝王之治以刑賞為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無以治天下梁武帝元順帝皆溺於佛有罪者不刑致法度廢弛綱紀大壞而致於敗亡此豈可效況

佛亦有天堂地獄善惡報應之説誘人為善爾儒者乃欲姑息為治耶

賞將士之訓

永樂九年十二月雨雪寒甚上御武英殿召禮部尚書呂震諭曰昔奸臣構凶朕率師征討當風雪寒苦之際將士有墮指裂膚者而勇氣不衰今宗社既安朕居天位遣對此景思昔艱難惻然動心凡諸靖難將士各賜之鈔都指揮人三百貫百指揮二百五十貫千户鎮撫

二百貫百户所鎮撫一百五十貫旂軍一百貫故官并
揔小旗父兄嘗在軍中凍傷皆如例

懷遠人之訓

永樂元年九月諭禮部臣曰太祖高皇帝時諸番國遣
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
有不知避忌而誤干憲條皆寘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
一家正當廣示無外外國有輸誠來貢者聽爾其諭之
使明知朕意

永樂元年九月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日本國遣使入貢已至寧波府禁令凡番使入中國不得私載兵器鬻於民宜命有司會檢番船中有兵器籍封送京師上曰外夷向慕中國來修朝賀危蹈海波跋涉萬里道路既遠貲費亦多其各賫以助路費亦人情也豈當一切拘之禁令至剛復奏兵器民間不得私畜則亦無所鬻惟當籍封送官上曰無所鬻則官為準中國之人市之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寬大之意且阻遠人歸慕之心

永樂二年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琉球國山南王遣貢方物就令賚白金詣處州市磁器法當逮問上曰遠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於遠人當懷此不足罪

永樂二年福建布政司奏暹羅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其舟為風所漂至岸官已籍記舟中之物請命上謂禮部臣曰兩國通好是番邦美事其舟為風所漂正宜矜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助人於

善况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壊者為之修理人之食者給之粟俟風便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永樂五年六月上問禮部臣曰近四夷之情何如對曰蠻夷之情由來叛服不常數年陛下懐之以恩待之以禮今皆悅服無復反側之意上曰朕素待之以誠彼或不誠亦不與較故或有感激愧服者孔子嘗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聖人之言萬世可行
永樂八年十一月賜國子監琉球等處生李傑等并其

從人冬衣靴襪既而從容與羣臣語及之禮部尚書呂
震曰昔唐太宗興學校新羅百濟皆遣子入學當時僅聞
給廩膳未若今日賚與周備也陛下聖德前古未有上
曰遠方慕中國禮義故遣子入學必足於衣食然後樂
學我太祖高皇帝命資給之著為令典所謂曲成萬物
而不遺者朕安得違之
永樂十一年五月國子監琉球生模都古等三人奏乞
歸省上謂禮部臣曰遠人來學誠美事思親而歸亦人

情宜賜以榮之遂賜綵幣表裡襲衣及鈔為道里費仍
命兵部給驛傳
永樂十四年六月廣東儋州土官同知王賢祐率生黎
峒首王撒黎佛金等來朝貢物賜鈔幣遣還上謂行在
禮部臣曰黎人遠處海內素不霑王化今慕義來歸而
朝貢頻繁殆將困之非存撫之意自今生黎土官峒首
俱三年一朝著為令
永樂元年上謂禮部臣曰帝王居中國撫馭萬國當如

天地之大無不覆載遠人來歸者悉撫綏之俾各遂所欲近西洋田田哈只等在暹羅聞朝使至即來朝遠夷知尊中國亦可嘉也今遣之歸爾禮部給文為驗經過官司毋阻自今諸番國人願入中國者聽

永樂元年安南國王胡𡗶遣使奉表謝恩上命禮部臣諭之曰安南昔稱知禮之國今思明府言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皆思明故地與安國接境安南奪而有之其歸語王如非安南地則速歸之保境安分惇修鄰好可以

長享富貴也

郤慶賀之訓

永樂二年七月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繅絲來進請率百官賀上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徧及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為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飽煖而無饑寒此可為朕賀矣乃止

永樂三年七月陝西興平鳳翔二縣進瑞麥三十本禮部率羣臣上表賀以為聖德覆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上覽之謂尚書李至剛侍郎趙羾曰瑞麥固是喜應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為太平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之愁怨於下者乎覽表祗益慚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也至剛等愧謝

永樂七年七月順天府密雲縣民獻嘉禾先是行在禮部尚書趙羾以禎祥疊見若兩岐之麥野蠶成繭日食

不見之類皆欲稱賀上悉卻之至是又因獻嘉禾欲率
廷臣上表賀上曰古之帝王為治尚敦實黜浮華朕德
不逮但得四敘協和海宇康乂黎民衣食給足即國家
之福一物之異皆偶然耳何以賀遂止
八月山西代州繁峙縣獻嘉禾二百七十九本班又奏
曰前客雲嘉禾陛下卻羣臣之賀今嘉禾又至此實聖
德之應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朕奉天子民正願天降
豐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蘇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肅

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於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

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羣臣一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於

賀嘉禾謂禎祥朕德所致其災異非朕所致乎爾等宜

輔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

永樂十一年五月曹縣獻騶虞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

騶虞上瑞請明旦率羣臣上表賀上曰百穀豐登雨暘

時順家給人足此為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

永樂十二年九月榜葛剌國王賽佛丁貢麒麟禮部請

上表賀上曰海宇清寧遠人嚮化貢獻方物斯皆天與祖宗之祐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雖無麒麟不害為治其免賀

永樂十三年九月西域貢獅子文武羣臣以為聖德遠及所致叩頭稱賀上曰遠人貢方物以達誠何用賀詩所稱唐虞三代之治曷嘗及祥瑞蓋古聖賢之君但求時和歲稔百姓家給人足即是太平隋煬帝時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元順帝時兩都桑果葉皆生黄色龍文

又有嘉禾一莖至八穗者又常有五色祥雲見特此而驕卒皆亡滅前鑒如此朕與卿等但當祇守祖法敬事無怠以保鴻業不可萌侈心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上曰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欲上表進朕則許之蓋帝王修齊治平之道具於此有益世教可以表進麒麟有無何所損益遂已

永樂十三年貴州布政司右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州縣聞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譟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固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辨正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永樂十四年八月旦壽星見欽天監以聞行在禮部尚

書呂震帥文武百官請上表賀上賜勅諭之曰朕惟太
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掃除羣雄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
安天下臻兹太平是以上天垂象屢顯鴻應揆朕涼薄
曷克膺兹矧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凡為臣民能遵守高
皇帝成憲為子盡孝為臣盡忠奉公守法安分守已用
承福祐國家之祥孰大於此爾文武臣僚宜各盡乃心
輔朕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曁爾子爾孫亦同享
永遠之福壽星之瑞其勿賀

永樂十五年七月旦壽星見百官請賀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為瑞而致賀然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工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為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金水河及太液池氷凝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異賜羣臣觀之行在禮部尚書呂震以為禎祥屢見率百官上表賀上拒不受賜勑諭曰

朕德涼薄託於萬姓之上懼弗克負荷夙夜祇事不敢暇豫比歲以來卿等一遇祥異輒進表賀朕寘昧寧不自知夫戒謹者治之所與宴樂者亂之所自卿等宜精白乃心勵臣職奉成憲用以輔朕共承天休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其毋因是遂有怠心欽哉

永樂十七年九月卿雲見欽天監言占事卿雲喜氣也太平之應又曰天子孝則卿雲見君聖臣賢天下順心則日旁氣如龍鳳茲實上瑞行在禮部請率文武百官

上表賀勑免之且諭侍臣曰昔帝舜之世萬邦協和故
百工有卿雲相和之謌朕寢食之間恒慮政事有缺民
生未安安敢恃此為祥縱是上天委貺朕與卿等正當
憂勤惕勵以荅天眷何以賀為
永樂十九年萬壽聖節先期禮部奏行慶賀禮上勑文
武羣臣曰比者上天埀戒奉天等三殿灾朕心兢惕寢
食不寧方反躬省諐不遑夙夜而禮部謂朕初度請行
慶禮此豈所以相朕恭承天意蓋益重朕之不德也其

止弗賀

卻閹人之訓

永樂四年琉球國進閹者四人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其還之禮部臣言還之慮沮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勑止其再進上曰諭之以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媚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乃可絶人類乎竟還之

卻封禪之訓

永樂十四年四月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周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尚書呂震亦言皇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謂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亦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愧宗伯之任

禮部志稿卷二